

青末了

人文齐鲁

2015.4.2

齐鲁晚报

B01-B04

刊前絮语

兰陵笑笑生到底是谁

□徐静

享有中国古典小说“第一奇书”之誉的《金瓶梅》，刚一问世，便在当时的文坛和社会引起震动，历经四百多年仍毁誉不一。明代李渔、清代金圣叹、现代的鲁迅、郑振铎、吴晗等文史名家都对《金瓶梅》进行过深入研究，毛泽东亦给予了“《金瓶梅》写了明朝真正的历史”的较高评价。

只是，关于《金瓶梅》的作者，一直众说纷纭。现存最早的《金瓶梅词话》刻本之序有“兰陵笑笑生作《金瓶梅传》”一说，于是，人们围绕“兰陵”展开了对作者的搜索，截至目前，被提及的人名有50多位。今天，程冠军先生的《兰陵笑笑生之谜》一文，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新说法，即“兰陵笑笑生”为贾梦龙。贾梦龙一生经历了正德(明武宗)、嘉靖(明世宗)、隆庆(明穆宗)、万历(明神宗)四个朝代，目睹了大明朝的昏庸政治和腐朽奢靡的社会风气：武宗在位17年，好逸乐，贪女色，是明朝有名的荒唐皇帝。世宗朱厚璉，在位46年，前期颇有一些作为，诛杀宦官，节用宽民，但后期荒淫无度，政治腐败。神宗亲政后，深居宫中，荒淫享乐，政治腐败。四任皇帝的荒淫无度，都在西门庆的身上有所反映。每一种“作者考证”说都是学者们潜心研究的结果，小编也只能看个热闹，但有一点还是认同的，就是应该研究著作和作者在历史大背景下所受的影响。因为文学都是来源于现实生活。

《胶济铁路上的德国钢枕》向我们描绘的是，百多年前铁路修建史上引进使用钢枕的高精尖技术。作者还特意告诉大家，2013年胶济铁路陈列馆筹建时，作为筹备组的工作人员，他特别希望能够见到德国钢枕，但因年代久远，线路几经改造，轨枕几经更换，相信不少钢枕已经“回炉”，所以根本不敢有此奢望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就在胶济铁路陈列馆附近，德国钢枕竟然破土而出，出土地点就是离此馆不远的一个大院内。当时施工人员无意中挖出了埋在地下的锈迹斑斑的异形钢材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于是逐级上报。筹备组人员得知后前往查看，这才发现，原来这就是梦寐以求的德国钢枕。

经过除锈、核桃油涂覆等专业手段处理后，百年钢枕露出金属光泽。回头再看文献中德国钢枕“长2.4米，高80毫米，底宽184毫米，重50公斤”的尺寸记载，测量比对，果然不差。随后，这组百年前的德国钢枕被安置到胶济铁路陈列馆，引领着参观者穿越时空，去追忆那段历史。

明代中后叶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高峰，此间，被誉为明末四大奇书的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金瓶梅》先后问世。特别是《金瓶梅》被称为“天下第一奇书”。近年来，随着金学研究的逐步推进和繁荣，有一个现象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，这就是：金学界关于《金瓶梅》作者的研究已由“大名士说”转为了“普通文人说”。那么这个“普通文人”到底是谁呢？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，《金瓶梅》作者“兰陵笑笑生”就是贾梦龙。

《金瓶梅》作者的研究已由“大名士说”转为“普通文人说”——“兰陵笑笑生”之谜：贾梦龙与《金瓶梅》

□程冠军

“兰陵笑笑生”不是“大名士”

由于《金瓶梅》的作者隐去了真实姓名，以“兰陵笑笑生”署名，因此，自其问世以来，作者之谜一直是金学研究者争论的焦点。近30年来，众说纷纭，其中比较著名的有“王世贞说”、“汤显祖说”、“李开先说”、“屠隆说”、“王稚登说”、“丁惟宁说”等，其中还有一个令人称奇的现象，在众说之中，有父子二人均被列入研究者的视野，这父子二人就是山东古峰县人贾梦龙、贾三近父子。

最早提出“贾三近说”的是著名金学家张远芬先生，“贾三近说”与“李开先说”、“屠隆说”、“王稚登说”等都是建立在“大名士说”的基础上的。许志强先生在研究“贾三近说”的基础上提出了“贾梦龙说”。近年来，随着金学研究的逐步推进和繁荣，有一个现象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，这就是：近年来，金学界关于《金瓶梅》作者的研究已由“大名士说”转为“普通文人说”。“大名士说”被推翻，也就彻底否定了“李开先说”、“屠隆说”、“王稚登说”等。那么这个“普通文人”到底是谁呢？

“兰陵笑笑生”应为何方人士？首先肯定应是古兰陵人。古兰陵包括今枣庄市峄城区(原峄县)、市中区、台儿庄部分地区、临沂的兰陵县(原苍山县)等。关于兰陵，历史上还存在南、北兰陵之分。《南齐书》卷一载：晋康元年，分东海为兰陵郡。中朝乱，淮阴令整字公齐。过江居陵武进县之东城里。寓居江左者，皆侨置本土，加以南名，于是为南兰陵人也。”“兰陵笑笑生”为作者之化名，这已为学界公认。但南兰陵毕竟是侨置兰陵。中国人最注重自己的籍贯，“兰陵笑笑生”之“兰陵”无疑是北兰陵。因此，这个“普通文人”是北兰陵人，更确切些说是生活在明朝中后叶的籍贯峰县的科场失意文人。我们之所以要把贾梦龙、贾三近父子冠以“二贾”，主要原因有三：一是贾梦龙、贾三近父子所处的时代大背景使然；二是父子二人同为当时名人，儿子贾三近是先于父亲功成名就，贾梦龙是后世才为人所知；三是贾梦龙对儿子贾三近的成长有十分重要的影响，而贾三近功成名就对于贾梦龙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深远影响，因此对于贾梦龙、贾三近父子二人绝对不可割裂开来研究。

不同的性格决定了“二贾”大相径庭的人生轨迹和不同结局。可以这样说，没有贾梦龙就写不出《金瓶梅》，而没有贾三近为贾梦龙创造优越的生活条件，特别是了解宫廷内幕，贾梦龙也无法创作《金瓶梅》这部旷世奇书。

“十大要件”锁定贾梦龙

从《金瓶梅》的语言、风物、故事情节、生活场景等可以看出，这个作者必须具备“十大要件”，即：1、籍贯兰陵，终老兰陵；2、才华横溢，科场失意；3、熟知临清、清河一带风土人情；4、有吴越一带生活经历；5、熟知峰县方言、俚语；6、有文采，善作诗词小令，爱好说唱文学，并精通佛道；7、有浮华生活条件，了解朝廷内幕；8、生活的时代与成书年代相吻合；9、有足够的写作时间；10、熟知运河风情。

生活在明朝中后叶的兰陵的“普通文人”有谁具备上述“十大要件”呢？这个人就是贾三近的父亲贾梦龙。

明正德年间，贾梦龙随父亲贾宗鲁在高淳和南阳生活了近三十年。嘉靖二十年，贾宗鲁病逝于任上，贾梦龙便偕幼子贾三近回到了老家峰县。嘉靖三十六年，贾梦龙被选为贡生，后到河北内邱任儒学训导(相当于县学副校长)。至此，我们可以看出，贾梦龙不但籍贯兰陵而且有吴越一带生活经历，又熟悉临清一代风土人情；不仅其工作过的地方离运河较近，而且其祖籍临清和其籍贯古兰陵(峰县)都是运河流域的城镇。

贾梦龙虽然饱读诗书，但却一生不得志，到46岁才被选为贡生，做了河北内邱的儒学训导。上不如其父(贾宗鲁还做了府学的校长)，下不及其子(贾梦龙被选为贡生的第二年，即嘉靖三十七年，24岁的贾三近便参加乡试，夺得省魁；十年后又高中进士，名列山东省第一)。

纵观古代小说，多为科场失意文人所作。《金瓶梅》的作者是科场失意文人无疑，但绝不是落魄文人。这一点一定要加以区别。贾梦龙正是一个饱读诗书，却不精通科举的失意文人，他失意却不落魄。贾梦龙的儿子贾三近中进士后，仕途顺利，先后任户科都给事中、右检都御史、大理寺卿等重要职务，为朝廷重臣。因此贾梦龙具备荣华富贵的生活条件，并且了解朝廷内幕。晚年的贾梦龙，家庭上遭受了丧孙和丧子之痛，

孙子贾梧和儿子贾三近都先他而去，这种打击无疑增加了他人生的悲剧色彩。从贾梦龙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来看，他对词曲、小令和说唱文学十分喜爱，并且精通佛道。另外，贾梦龙生于明正德六年(1511年)，卒于明万历二十五年(1597年)，享年86岁。其所生活的时代历经明朝的武宗、世宗、穆宗、神宗四朝，而《金瓶梅》反映的正是这四个朝代的生活场景，《金瓶梅》手抄本流行的年代正是万历二十四年前后。最后一点是，贾梦龙自60岁时(隆庆五年)就退居老家峰县，在青檀山西买田结合，具备以小说寄情，以抒胸中愤懑的条件，也有足够的创作时间。

再看“大名士”贾三近：少年得志，科举出仕，大明言官，朝廷重臣，其一生可以说是仕途顺利，位高权重。贾三近虽然“三次告家居峰”，但每一次他都是“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”，身在家乡，却心怀社稷。仅凭这些条件就可以看出，贾三近绝不会写出《金瓶梅》这种体裁和风格的小说。是不是这样说，贾三近就与《金瓶梅》没有任何关系了呢？非也！正是贾三近

的特殊身份，才使得其父贾梦龙有条件了解宫廷内幕。自明武宗“正德”朱厚照(1491-1521)到神宗朱翊钧(1563-1620)，四任皇帝都是荒淫无度。武宗的荒唐与荒淫，世宗服丹药中毒而死，这些都在西门庆的身上有所所指和反映。有的学者指出，西门庆的原形就是荒淫无度的武宗皇帝。笔者倒是认为，西门庆是一个“杂交品种”，他是明代官场乃至宫廷以及民间商贾人物的一个集合体，西门庆的所作所为正是明代现实社会的真实反映。另外，也正是贾三近的特殊身份，给贾梦龙提供了结社交友、饮酒赋诗、享受人生的物质条件，使得贾梦龙虽然失意，却不落魄，不为衣食担忧，有足够的闲情逸致投入小说创作。

从“十大要件”上可以看出，贾梦龙才是《金瓶梅》最有说服力的作者，应当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。贾梦龙看透了明朝社会的黑暗现实，他亲身体会到明代社会自上而下整个社会道德架构的彻底崩溃，以小说《金瓶梅》借宋寓明，警示时人与后人，堪称大明朝的一曲时代挽歌。



贾梦龙

□孙登勇

每当看到当年和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刘少奇坐在一起拉家常的老照片，已经70多岁的谢遵禹老人就会激动不已。

时间追溯到1958年7月16日。那天下午，大约三四点，在平县博平镇二刘村(原名卢庄村)的谢遵禹正在家中复习功课准备考高中，听到街上比往常热闹，就跑出门想看看个究竟。只见不远处停着两辆小汽车，还有一小群人围在那儿聊天。穿着裤衩褂子的他好奇地凑了过去。刚到跟前，旁边一位陌生的中年人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，指着中间那位坐在农家小板凳上与人亲切交谈的长者，轻声问道：“你认识这位老人吗？”谢遵禹仔细瞅了瞅眼前这位满头白发、说话声音低缓的老人，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刘少奇委员长，我在报纸上见过！”

听到他的回答，在场的人都笑了

起来：“你回答得很对！”

正在扭头和谢遵禹的同村老人卢永昌拉呱的刘少奇，回过头瞧了一眼站在面前的年轻人，和蔼地问道：“多大年龄了？叫什么名字？在做什么事情？”

听到老人的问话，谢遵禹赶忙回答说：“快十八了，还在读书，现在正在家里复习功课，准备考高中。”一边回答，一边随手拿过一个小板凳，很自然地和刘少奇同志面对面坐了下来。

听到他要考高中，刘少奇同志高兴地夸赞：“很好！年轻人就要有志向。”同时，刘少奇又问他：“如果考不上高中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“考不上高中我就回村劳动，做一名有知识、有文化的新型农民，努力改变家乡面貌。”

听了他的回答，刘少奇同志满意地说：“就要做好两种准备，目前能考上高中的年轻人毕竟还是少



刘少奇和青年谢遵禹(左)亲切交谈

数，做一名有知识的农村青年也是为国家建设做贡献！”

就在两人聊得热火朝天的同时，机敏的摄影记者准确记录下了这精彩一幕。原来，那天正在山东视察工作的刘少奇同志，在时任山东省委书记舒同的陪同下，要到聊城专区

视察工作，车子来到必经的要道博平镇二刘村(原卢庄村)附近时，正赶上新修建的徒骇河大桥铺桥板，汽车一时无法通过。为了不影响桥梁施工，刘少奇就让车子停在了村头路边，这才有了随后刘少奇和农村学生拉家常的这一段佳话。



老照片 刘少奇和我拉家常